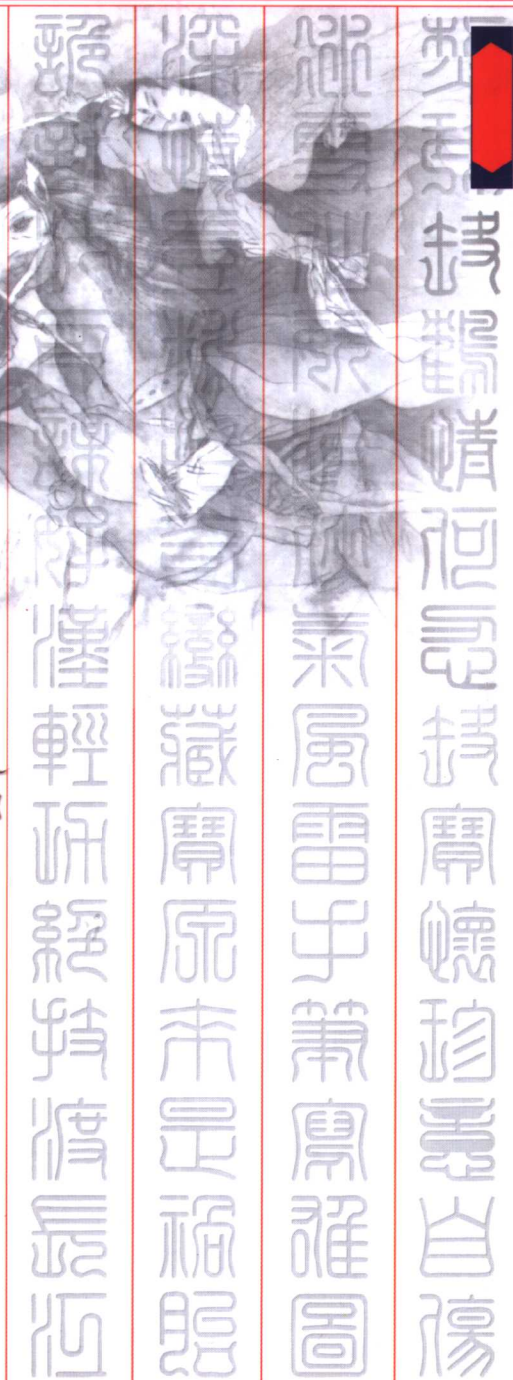


還劍奇情錄



7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还剑奇情录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剑奇情录 冰魄寒光剑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7)

ISBN 7-80521-657-6

I. 还…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64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 录

还剑奇情录

第一回	剑影歌声	1
第二回	轻怜蜜爱	10
第三回	荒山剑气	32
第四回	深院梅花	41
第五回	龙争虎斗	52
第六回	凤泊鸾飘	61
第七回	五老兴师	70
第八回	双雄运掌	83
第九回	血酬知己	98
第十回	情付沓溟	120
第十一回	痴男怨女	140
第十二回	伏虎降龙	154
第十三回	重重冤孽	169
第十四回	寸寸劫灰	178

冰魄寒光剑

第一回	横跨昆仑来绝域	1
第二回	藏身冰谷遇奇人	14
第三回	魔鬼城中闻玉笛	25
第四回	寒冰窟里见奇珍	35
第五回	布达拉宫参活佛	54
第六回	珠峰脚下遇奇人	66
第七回	古堡深宵龙虎斗	79
第八回	王宫异事露阴谋	99
第九回	冰弹玉剑伏魔头	111
第十回	幽谷寒泉困豪杰	127
第十一回	华堂武士拼生死	141
第十二回	洞房红烛结鸳鸯	154

第一回 剑影歌声

落日余霞散绮，晚风吹送轻歌，歌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投林倦鸟，也似为这歌声盘旋，在林子上空回翔不下；但这凄婉的歌声，却留不住山谷中一匹绝尘而去的骏马。

马上的骑客是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少年，他何尝不知道后面这个策马追踪的少女是为他而歌，但他还是狠了心肠，纵马狂奔，直到歌声消散，但见空山寂寂，暮霭沉沉之际，这才喟然叹息，朗声吟道：“易水萧萧西风冷，壮士一去不复还！拚死但凭三尺剑，深情唯有负红颜！”勒马回头，后面杳无人迹，他的马是一匹逐电驰风的宝马，这一阵狂奔，早已把那少女隔在几重山外了。

这少年名叫陈玄机，他负了师友的重托，要去刺杀一个在贺兰山中隐姓埋名武功绝顶的高手，休说他对那少女本就无心，即算是有厚意深情，此际此时，也决不能为这歌声所阻。

然而那歌声还是拨动了他的心弦，可惜那少女阻在几重山外，听不到他那一声长叹，看不到他眼角那两颗晶莹的泪珠。

日落风寒，黄昏的景色越来越浓了。陈玄机抬头一看贺兰山的主峰已隐隐在望，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立即拨转马头，扬鞭西进。

跑出谷口，登上了一条崎岖的山道，陈玄机心里踟蹰，他的坐骑虽说是一匹宝马，但在这险陡的山路夜行，强敌又在附近，究竟不能无所顾忌；但若留下来过夜，恐又被那少女追上，多所纠缠。正自拿不定主意，忽听得快马飞驰的急骤蹄

声，倏忽之间，便到跟前，看看两匹马头便要撞在一起，前面那匹马的骑客，一个翻身，跳下马背，伸手一拦，陈玄机那匹宝马，一声长嘶，前蹄人立，竟是闯不过去，在这一瞬之间，陈玄机也已跳下马来，但见截着马头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粗豪少年，一张面孔冷森森的毫无表情，在黄昏景色之中，更显得阴沉可怖。

陈玄机怔了一怔，拱手说道：“上官兄，幸会幸会。”那粗豪少年“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是呀，端的是幸会了。韵兰呢？”陈玄机道：“她在后面，你穿过这个山谷，也许就能见着。”那少年剑眉一扬，脸色越发阴森，道：“那么她是追着你来了？”陈玄机脸上一红，道：“上官兄休得取笑。”那少年勃然大怒，喝道：“谁和你说笑，我只问你，你是要她还是不要？”

陈玄机叫道：“上官兄，这话是打哪里说起？我对韵兰姐姐，从来没有起过异心。”

那少年道：“如此说来，你只是对她戏弄，引诱了她，如今又将她撇了？”

陈玄机脸上变色，朗声说道：“上官兄，你把小弟看作何等样人？我对韵兰只有姐弟的情谊，哪谈得上什么戏弄、引诱？”那少年冷笑道：“依你说竟是韵兰引诱你了？”陈玄机眉头一皱，萧韵兰确是纠缠于他，但若依实说来，岂不伤了她少女的名誉。

那复姓上官，双名天野的少年追上两步，沉声说道：“陈玄机，你给我回去！”陈玄机道：“怎么？”上官天野道：“你对韵兰赔个不是，发誓从今之后，永不负她！我给你监誓，不许寒盟，”粗豪的话语一变而为异样的凄怆，竟好像是向陈玄机哀求起来了。

陈玄机再退了两步，低声说道：“上官兄，我明白你的心

意，你喜欢韵兰姐姐，何苦闷在心头？”上官天野道：“不错，正因她是我欢喜的人，我决不能见她伤心，决不能让你将她抛弃！”陈玄机苦笑道：“我但愿做个穿针引线的红娘，却不是弄琴寄简的张君瑞。我衷心诚意祝你们成就美满姻缘。上官兄，你何必多所猜疑，令小弟难堪！”

陈玄机自以为这是掏心剖腹之言，岂知普天之下的单思男子，无不把对方视作不可亵渎的仙女，何况是上官天野这样心高气傲的人，他一听陈玄机的说话，竟似把他尊敬到了极点的人当做一件可以“出让”的货物，已是怒不可抑，更何况陈玄机虽然说得诚恳，在他听来，却认作是“胜利者”的嘲弄。这种单思病患者的微妙心理，陈玄机哪能懂得？

但见上官天野面色一沉，双目倏张，厉声喝道：“陈玄机，废话少说，你回不回去？”陈玄机一望天色，心中烦躁之极，说道：“我兄不谅，弟也无言。但小弟有事在身，但求我兄让路！”话犹未了，但听得霍的一声，上官天野拔出了一对护手钩，大声喝道：“我偏不放过你这无情无义的男子！”

陈玄机哪有心情争斗，心中暗骂：“我有情无情，干卿何事？”上官天野双钩一个盘旋，金光闪闪，迫到面门，喝道：“还不亮剑么？”陈玄机飞身闪过，叫道：“上官兄且慢，听弟一言！”

上官天野冷笑道：“有何废话？尚待多言。”陈玄机道：“吾兄定要赐教，小弟原不敢推辞。只是今日实是有事在身，十日之后，若是到期小弟不来，那就是小弟已被人所杀，不必再劳吾兄贵手了！”

上官天野听他说得奇怪，怔了一怔，随即喝道：“你没有功夫，我就有功夫等你吗？快快动手，胜败立决，免得韵兰来了伤心。”双钩一分，一招“殿翼摩云”，左右合围，陈玄机不得已拔剑相迎，但听得叮当两声，钩剑相交，陈玄机的长剑儿

乎给他夺出手去。

上官天野哈哈笑道：“韵兰将你的剑法捧上三十三天，原来亦不过如斯！”陈玄机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想道：“你不过想赌一口气，我便让你何妨？”长剑一抖，还了一招，抽空便想钻出。哪知上官天野的吴钩，兼有钩剑之长，一占上风，后着绵绵不断，钩光闪闪，竟把陈玄机的退路全都封住，哪能轻易脱身？

天边的晚霭慢慢消褪，夜色更浓了。忽听得后面蹄声得得，隐隐可闻，陈玄机心道：“此时不闯过去，韵兰一来，那就更麻烦了！”陡的精神一振，长剑一圈，身随剑势，滴滴溜的转了半个圆圈，但见四面八方，剑光飘瞥，上官天野吃了一惊，想道：“怪不得兰妹会喜欢这个臭小子，原来果是有点功夫！”急胜之念一起，双钩霍霍，招数凌厉无比。

马蹄声自远而近，陈玄机反手一剑，将上官天野的双钩迫于一侧，迈前一步，低声喝道：“还不让路！”夜色苍茫中，那匹马已奔出山腰，马上的少女扬声叫道：“玄机，你和谁动手？嗯，什么，是天野吗？你们二人还不赶快给我住手！”

上官天野叫道：“这小子不肯见你，待我擒他给你便是！”陈玄机那一剑已把双钩封到外圈，但上官天野坚不肯退，山路狭窄，不下杀手，将他击倒，实是难以夺路外闯，主意未决，忽听得上官天野之言，心中一动，想道：“我若在韵兰面前将他刺伤，他们的姻缘永无撮合之望了！”

高手比划，只争瞬息之机，哪许犹疑不决，倏然间，忽见钩光一闪，上官天野两柄金钩脱手掷出，“登”的一掌拍下，正中陈玄机胸口要害，便听得陈玄机“哼”了一声，跌出一丈开外。

上官天野这一招本是败中求胜之招，抛钩袭敌，挥掌击人，虽说神妙非常，但以陈玄机那超卓的武功，估量最多只能

将他迫退，挽回面子，万万料不到他竟似不加防备，竟给自己一掌击中胸膛。这刹那间，上官天野也不禁呆了。只听得萧韵兰颤声叫道：“天野，天野，你干什么？你怎能下这个重手。快，快，你还不快把他扶起？”

上官天野定了定神，刚刚迈出脚步，陡听得一声马嘶，一条黑影凌空飞起，上官天野怎也料想不到陈玄机受了重伤，居然还能够飞身上马，但见他反手一拍马臀，随即低呼一声，那声音郁闷之极，似是受伤之后，淤血已塞到喉头，上官天野飞身疾掠，一手抓去，离开马尾三寸，没有抓着，只见陈玄机紧抱马颈，整个身子俯伏在马背上，这匹马是久经训练的战马，被主人一催，放开四蹄疾跑，上官天野一抓没有抓着，这匹马已转过山拗去了。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刷的马鞭一响，萧韵兰飞马赶到，一鞭刷下，尖声叫道：“让开！”

上官天野热血上涌，后悔羞渐、妒恨气恼，种种情绪，纠结心头，他这样的为着萧韵兰，萧韵兰竟用马鞭刷他！他想把萧韵兰拉下马来，他想打萧韵兰的耳光，他想抱着萧韵兰痛哭，然而他还是让萧韵兰过去了，而且他还身不由己的追在萧韵兰的马后。

沉沉夜色，山石嶙峋，萧韵兰只顾催马急跑，刚转过山拗，坐骑突然一跃，撞在一块凸出来的山石上，将萧韵兰抛了起来，上官天野大吃一惊，急忙抢上去接，萧韵兰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落下地来，刚好和上官天野打个照面，只听得萧韵兰“哼”了一声：“你好！”一掌将上官天野推开，俯首一瞧，忽见掌心沾血，原来上官天野在掌击陈玄机之时，碰着了陈玄机的剑锋，他的手臂也给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萧韵兰呆了一呆，抬头一看，只见上官天野失惊无神的倚在一块山石上，脸上满是泪痕，萧韵兰叹了口气，忽地柔声说道：“这么大个人，还流眼泪，不害臊么？让我看看，你伤在

哪儿？”轻轻的撕下一片衣襟，替上官天野包扎伤口，上官天野反手一推，手臂举起，软绵绵毫无力气，但觉萧韵兰玉手抚来，竟是无法抗拒，只好转过了头，在心中暗骂自己。

萧韵兰吁了如气，道：“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上官天野冷笑道：“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打紧！”萧韵兰道：“呀，你们何苦为我厮拚？”

上官天野倏的回过头来，低声说道：“兰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我是，我是……咳，我是为你们好！我那一掌虽然打得不轻，以他的武功，料想也不至于丧命，只要你好，我上官天野粉身碎骨又有何辞！”

萧韵兰叹道：“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气话做什么？你那一掌打不死他，但他受了此伤，却怎能逃出别人掌下？”上官天野叫道：“什么？”萧韵兰道：“他要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在江湖上绝迹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已是名震一时，经过了这二十年，武功更是深不可测！”

上官天野怔了一怔，猛然想起陈玄机所说，十日不来，就是被人所杀的话，失声问道：“这人是谁？”萧韵兰道：“你听过云舞阳这个名字么？”上官天野叫道：“什么？是云舞阳！”脸上露出非常奇异的神色，萧韵兰心中纳闷，问道：“你认得他？”上官天野道：“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三岁孩儿，怎能认得他？你说，他为什么要刺杀这个云舞阳？”

萧韵兰道：“说来话长。现在是洪武几年？”上官天野道：“今年是洪武十三年，你怎能不知？萧韵兰道：“我自然知道，可是有一班孤臣孽子，直到如今还不肯用洪武纪年。”上官天野道：“那大约只有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旧部了。”萧韵兰道：“不错。咱们虽然出世得晚，但也听父兄说过，当年和洪武爷争天下最激烈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都曾建立国号，一个号称大汉，一个号称大周。”

上官天野道：“这与陈玄机要去刺杀云舞阳又有什么相干？”萧韵兰道：“张士诚当年有几个天下闻名的武林奇士扶助他，你可知道？”上官天野道：“头一个是彭和尚，俗家名字叫彭莹玉，听说内功之深，天下无匹。”萧韵兰道：“不错。还有呢？”上官天野道：“第二个是石天铎，听说他曾凭着一双铁掌，打遍中原。”

萧韵兰道：“还有呢？”上官天野道：“上一代武林名手，我哪里记得这么多？”眼睛一眯，似是想说什么却又忍着。萧韵兰道：“第三个就是这个云舞阳！”看上官天野，只见上官天野木然毫无表情。看那情形，他似乎早已知道，却偏要萧韵兰先说出来。

萧韵兰道：“张士诚在二十年前与洪武爷在长江决战，兵败被擒，当日就被沉尸长江。可是他的部下逃出的不在少数，他的儿子听说也给石天铎救出去了。这十多年来张士诚的部下都隐姓埋名，图谋再起。陈玄机的身世从来没有对我提过，可是我知道他的先人也是张士诚的部下。”上官天野道：“如此说来，陈玄机理该尊称云舞阳一声世伯，何故还要去刺杀他？”萧韵兰道：“听说云舞阳叛主求荣，陈玄机负了师友的重托，非把他刺杀不可！其中详情，我也不知。”

上官天野哈哈大笑，道：“云舞阳若真为了这个原因而给刺死，谅他死了也不心服！”萧韵兰道：“怎样？”上官天野道：“云舞阳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那次长江之战中战死的，他岂肯反过来扶助当今皇上？”萧韵兰道：“你怎么知道？”上官天野道：“云舞阳的第二个妻子就是我的师姑。”萧韵兰大为奇怪，叫道：“怎么，你原来是武当门下？怎么从不见你提起，也从未见你露过一手武当剑法？”夜色苍茫中但见上官天野双目炯炯，嘴唇开阖，却没有说出话来。

云舞阳的续弦妻室，乃是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武

当派掌门人牟独逸的女儿，上官天野称她做师姑，那么牟独逸自然是他的师祖了。

可是萧韵兰结识上官天野多年，却从未见他露过一手武当的剑法，而今忽地听他提起，心中疑惑之极，只见上官天野欲说还休，过了半晌，这才苦笑道：“我只学到一点武当剑法的皮毛，怎敢在人前炫耀，不怕辱没师门么？”

萧韵兰何等聪明，一见他这言语神情，便知道他定是有难言之隐，心中想道：“上官天野素来是对我无话不说，何以这件事情却要瞒我？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隐瞒的事情。”但觉事情出乎常理之外，怎样也猜想不透，虽然不便再问，心上的疑云却是越来越重了。

夜色更浓，山间明月冉冉升起，萧韵兰叹口气道：“玄机受了重伤，在这荒山静夜，谁人给他看护？”月光之下，忽见上官天野面色惨白，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却是红丝满布，好似要出血出来，萧韵兰打了一个寒噤，低声说道：“我不是怪你，我只是担心玄机。”上官天野忽道：“你刚才说玄机要去行刺云舞阳，云舞阳究竟在哪儿？”萧韵兰道：“听说就在前面的贺兰山中。”

这说话刚刚出口，只见上官天野一跃而起，叫道：“兰妹放心，我若不把玄机找到，永不回来！”眨眼之间，攀上山峰，捷若猿猴，背影消失在黑夜密林之中，萧韵兰要追也追不上了。

冷月空山，凄凄寂寂，萧韵兰徘徊顾影，一片茫然，陈玄机走了，上官天野又走了，偌大的山中，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她的马也已跌死了，这山谷静得怕人！

凭借月光，还依稀分别得出前面的马蹄痕迹，这是陈玄机所留下的征尘马迹，萧韵兰叫道：“玄机！玄机！你在哪儿？等等我呀！”她明知陈玄机的马是一匹宝马，这时已不知跑至

何方，然而她还是循着蹄痕马迹，作着毫无希望的追踪寻觅。

陈玄机这时却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他被上官天野那一掌打得着实不轻，又挣扎上马，上路奔驰，但觉胸脯闭塞，脑痛欲裂，渐渐神智昏迷，脑海中泛出许多幻影；他忆起了师友给他置酒饯行，那“满座衣冠似雪”的情景；他耳边响起了萧韵兰那凄婉的歌声，似乎她一直就在自己的背后。

他在心中叫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陡然间，忽听得马儿一声嘶鸣，自己好像给抛上了万丈云端，又向着无底的深渊坠，突然感到异样的寒冷。原来是他的马一个失蹄，将他抛落山涧中了。

昏迷中好似有一个少女的玉手轻轻的抚摸他的胸膛，这是萧韵兰吗？他不知道！他想睁开眼睛，然而力不从心，只觉在寒冷之中，心头升起一股暖意，非常舒适，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回 轻怜蜜爱

也不知过了多久，陈玄机好似从一个恶梦中醒来。万里飞骑，荒山夜斗，前尘历历，泛上心来。陈玄机翻了个身，心中奇怪之极：“咦，我在哪儿？上官天野呢？萧韵兰呢？我的乌雉马呢？这是什么地方？”

炫目的朝阳从琉璃窗格透入，微风轻拂，缕缕幽香沁人脾腑。陈玄机精神一爽，霍地坐了起来，忽地失声叫道：“我怎么回到家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他揉揉眼睛，咬咬手指，这不是梦呀！他明明记得自己已来到了贺兰山下，和自己的家乡相距万里，难道自己一睡百天，在梦中被人搬回了故乡？

难道是世上竟有仙人，施展了长房缩地之术？在一夜之间将自己从贺兰山下带回了川北的故家？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呀，然而这又不是梦！一排向南开的窗户，窗户上的琉璃窗格，窗子外的梅影横斜，屋中间书橱的位置，这明明是自己的书房！

房外面传来了脚步声，陈玄机挣扎着走下床来，大声叫道：“娘”忽听得“噗嗤”一笑，一个少女揭帘而入，眉弯新月，嘴绽樱桃，在朝阳渲染之下，脸蛋儿红扑扑的，更显得明艳照人，而又有几分稚气，顿时把陈玄机看得呆了。

只听得那少女笑道：“好啦，能起床了，怎么，很想家吗？”陈玄机怔了一怔，心中奇道：“咦，这里不是我的家！”那少女缓缓行来，吹气如兰，一笑说道：“看你带着宝剑，骑

着骏马，却原来是个大孩子，一醒来就要叫娘！”陈玄机道：“姑娘贵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那少女笑道：“我也正要问你呢！你怎么给人打伤成这个样子，要不是我家藏有少阳小还丹，只怕你这伤最少休养半年。”陈玄机忙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那少女格格一笑，道：“这是我的家呀。你嫌这地方不好么？”

陈玄机睁大眼睛，再看一看，墙壁上挂有一幅长江秋夜图，江上明月高悬，江面战船三五，后面城廓临江，气魄甚大，画面上题有一首诗道：“谁把苏杭曲子沤，荷花十里桂三秋，谁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壁上还挂有一把形式奇古的宝剑，这两样东西，都是自己的书房没有的。再仔细分别，这房间的摆设，也有一些与自己的书房不同。然而那琉璃窗户，窗外梅枝，却又是何其相似！

那少女见陈玄机如痴似傻，抿嘴笑道：“怎么？”陈玄机道：“这房间雅致极了，为何开了这一排窗户？”要知古时的大屋，窗户都开得很小，用北京的翡翠琉璃做窗格子的，更是除了江南之外，别处少见。那少女见陈玄机刚醒转就问这个房间，颇为奇怪，微笑说道：“这是我爹爹布置的。”

陈玄机扶着墙壁，缓缓走近窗前，庭院里的几枝腊梅正在盛开，幽香淡雅，中人如酒。陈玄机悠然神往，轻声说道：“窗开迎晓日，帘卷揖清芬。有这满院梅花，自该开这一排窗户。”

那少女怔了一怔，道：“咦，你的心思竟与我的爹爹一般。我爹爹也是这样说，多开窗户，让阳光通透，花香满室，可以令人心神舒畅。”

陈玄机心中奇怪之极，道：“这不是我的心思，这……”那少女道：“怎么样？陈玄机停了一停，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